

# 在济宁“相遇”的李白与孔子

□李木生

京杭大运河从古城济宁(唐时称任城)的城中流过,历经沧桑、几经修复的太白楼就坐落在城中古运河的北岸。这座小城至今还怀念着它的伟大朋友李白,浣笔泉是他当年写诗润笔的地方,青莲胡同是他举家居住的地方,太白楼更是他当年宴朋醉酒的家了……

《太平广记》这样说:“李白自幼好酒,于兖州习业,平居多饮,又于任城县构酒楼,日与同志荒宴,客至少有醒时,邑人皆以白为重,望其里而加敬焉。”李白死后99年,有个叫沈光的人路过这座已经瓦缺柱朽的酒楼,留下了一篇《李白酒楼记》,其最后一段这样记载道:“至于齐、鲁,结构凌云者无限,独斯楼也,广不逾数席,瓦缺椽蠹,虽樵儿牧竖,过亦指之曰‘李白尝醉于此’。”

这是座重情意有胆识的小城。它在皇帝没有赏识李白之前就已经相中,接纳了他和他的一家。李白要去“治国平天下”了,它也不惊喜,只是朴实地祝愿他平安,并想念着他。等到皇帝赶走李白之时,它更张开怀抱,迎接着李白,并一如既往地热爱着他。后来,李白揣着一颗不羁的灵魂

流浪四方去了,这小城就把他女儿平阳、小儿子伯禽收留着、看护着,一留就是十几年,年年盼着李白归来。安史之乱起了,李白请人从战乱的小城接走了儿女,但是小城还是思念着李白。

这个小城想念着李白,把酒楼翻盖了一遍又一遍,他住过的胡同改叫“青莲”,还盖起了一个“青莲阁”,连他涮笔作诗的地方也被后人培植成了一处纪念诗人的园林。于是这座小城便成了李白又一个魂牵梦萦的家乡,以至离开任城数年之后,他还作诗“南风吹归心,飞堕酒楼前”,想念酒楼东面自己当年栽种的那株桃树,想念抛在任城家中的一对儿女,甚至在诗中想象着小姐弟俩正在桃树下思念着远在南京的父亲,“折花不见我,泪下如流泉”(李白《寄东鲁二稚子》)。

这座小城让豪迈狂放的李白生长了多少缱绻,李白让这座诚实侠义的小城平添了多少浪漫。

当然,与孔子交流并让孔子在自己生命的岁月里占了一个显著的位置,也是李白在任城安家落户的一个意外的收获。任城往东四十多公里,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。对于博

采众家学说为我用的李白,他不仅在文化的长河中遇到过孔子,还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了孔子的学说和对于孔子的热爱,并从齐鲁山水中“读”到了孔子当年的足迹。

孔子、李白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的类型。李白比孔子多了两样东西:剑与酒。李白好剑术,尚义气,重承诺,可以济难救危,一年散尽三十万金,可以“笑尽一杯酒,杀入都市中”(李白《结客少年场行》)。这些都和“非礼勿视”、“非礼勿听”的孔子格格不入。“仲尼且不敬,况乃寻常人”(李白《送鲁郡刘长史》),他也不欣赏孔子那种凄凄惶惶、若丧家之犬的周游列国以求一用的辛苦形象。年轻的李白,肯定从心里轻视过孔子。对于“白发死章句”的腐儒(《嘲鲁儒》),李白更是看不上眼了。人应当生动活泼地活在人世上,不能死气沉沉地泡在死了的纸上。

但是从长安走出来的李白,却一步步走近了孔子。在他的一千多首诗篇里,共涉及460多个历史人物,出现最多的就是孔子,达30多次。

孔子安天下的宏志,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,尤其是孔子追求一生却不为世用的

悲剧命运,都从挫折一生的李白那里得到了发自灵魂深处的回应。这种回应,越到暮年就越发清晰与强烈。艰难困苦中的李白,感到孔子特别亲切。当他一页页翻开自己与孔子的命运之书把玩审视的时候,一个发现让他触目惊心:他们都怀着非凡的用世之心和治世之才,都争得了与最高统治者对话的机会,又都一生被最高统治者所拒绝,最终都各自回到了自我——两个性格迥异的天才在相距一千多年的时空里,命运有着惊人的重合。

在暮年夕照里,李白或许更感到自豪,因为不为统治者青睐的自己与孔子,都在回归自我之后,创造出了让后世受用不尽的精神与文化的崭新世界。

孔子七十三岁而死,死前叹息着、哭着唱道:“太山坏乎!梁柱摧乎!哲人萎乎!”

李白六十二岁而死,死前感慨着、哭着唱道:“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……仲尼亡兮谁为出涕?”

春秋与大唐都已没入历史的长河里,这座小城却让相思青藤般葱绿,至今还有滋味地思念着它的友人孔子与李白……

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美丽的小城,伴着形形色色的吆喝声度过的。

干什么的吆喝什么,是济宁人的一句名言。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在国营的商店里卖;小一些的货色也出现在街道统辖的代销店里。我们称这小店叫小卖铺,一间平常小屋,没有门头、门脸,连牌子都没有。仅凭小店里散发出的味道,就知道它是小卖铺。比如散酒,比如煤油,甚至点心、雪花膏等等。而在老济宁城,更有味道的,是游商小贩的叫卖。在计划经济限制最严的时候,全城就一种坚强的吆喝;尽管是在晚间,但它的嘹亮甚至雄浑,却是气壮山河。那小贩,是位卖糖球的。那糖球在许多地方是叫糖葫芦的,但在老济宁城却叫球,而不是葫芦。

今天想来,故城的命名远比糖葫

## 买糖球哎

□成岳

芦的称号科学得多。葫芦要么细细的脖子,腆着大肚子;要么小肚子连着大肚子状。一般大的山楂,咳,许多地方又叫红果——穿成一串,也无非若干个球体的相关链接。好几个球穿在一根棒棒上,离球近些,而离葫芦远点。糖球的不同,还在顶端有着长长的、糖做的翅膀,像极了大元帅背后夸张的旗帜。吃这糖球,先要美美的吃掉脆甜的羽翼。这糖又分两种,一曰地瓜糖、玉米糖,一曰冰糖。前者金黄,后者透亮,却一样的甜甜蜜蜜。

糖的球与糖的葫芦终归是一种东西,都是拿了棍儿穿了圆而小巧的果子,但济宁的这棍棒儿,是因这城及周边多湖泊、河流及坑塘而盛产的芦苇。这个四季分明、物华天宝之地,苇子也是有风骨的,所以轻盈且坚固,有着淡淡芬芳。小时候,我还以为此乃北方的竹子。

大约糖球的制造者白天要忙于生产,才于夜幕下经营的。那是个高大的汉子,红红的脸膛;一双浓眉下,有着棱角分明的鼻子。但在当年,人们不屑于做商人,更况小商贩,对所谓经商、所谓贩卖,是极端鄙视的。所以,对一副不错的相貌,有的人也宁愿由于行为上的不愿苟同而以为他是丑陋的。但他依然按自己的路线生活,每晚用臂弯挎了藤条的篮子,让一圈一圈的糖球摆成一朵硕大的灿烂莲花,再由一盏马灯照耀,徜徉于小城的街巷。

那篮子是一尊底座托起一朵向上的圆筐,既能搁在地上,又能展示货色。马灯先是拴在篮的把柄上的,等到货物出去一些,篮的中央就有了小小的空地,灯就像了大朵莲花的蕊。那篮子大约很重,随着主人的行走,会“吱——吱”响;灯架是铁的,也会有着“呀——呀”的蜂鸣;这正如台上的角儿,伴着些响器的引领,细碎着步儿粉墨登场。若是北京人,这时会甜甜地唱“冰糖葫芦——”,一如俊秀的小生;而关于糖球的吆喝,却极像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了。只见他头戴黑冕,身著黑袄,一副围巾状态的扎腰,黑裤与黑靴,活脱脱一袭行之人的扮相。

晚饭后街上人多些,他倒不叫卖而只是行走;却待夜已深去,路人稀少,方能听他于远处或小城的腹地,传出声如黄钟大吕,有着震古烁今的磁性与穿透力量的叫卖:“买糖——球哎——!”我常在后来的戏中听见这声音,比如“升——堂——!”“威——武——!”

京杭大运河来到济宁时,正是千里之水的中央,我的美丽的小城,就美丽着江南江北的美丽,繁荣着江南江北的繁荣。在这中国的经典文化圈和经典商业圈,由元朝至今,就有着别样的文明。

比如,济宁人吆喝时,从不说“卖”什么什么,而是喊着“买”什么什么;不仅是我想售卖何等货色,而是送你所需货色的人,已来到你的面前。那你还选择么,买就是了。正像“买糖——球哎——!”要用买一样“小——鸡儿了(嚷)——买小——鸡儿”也是用买而不是卖的。济宁人天生可做传媒行当,如此简约的广告,足以令人兴趣盎然。要说“卖糖葫芦的来了”,你会先想到卖东西的人,倘说“买糖葫芦”,你当然先想到那酸酸甜甜的串串,接着感觉你的味蕾发生了什么。

这就是一个不大而美丽的古城给我童年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——奇妙。



济宁万紫千红生态旅游度假区。

## 万紫千红山水韵

□高建全

原以为宋元山水画只是古代墨客骚人的奇妙构思,如此胜景,人间恐不多见。可是,游历了离我居所仅数十公里的万紫千红生态旅游度假区,才觉自己的浅陋。

仲春,我与几个朋友从泗水县城南行,经安山寺,穿万亩桃园,直驱青界湖周边的万紫千红生态旅游度假区。汽车一路驶来,那盛开的桃花,扑鼻的芬芳,令人在赏心悦目的同时,感叹人世间的热闹和繁华。而度假区就不同了,在经历了小桥流水人家,山岩丘壑之后,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座绿树掩映的飞檐峭壁、雕梁画栋的楼阁,还有那水畔的木屋茅檐。楼前是浩渺渺的一湖春水,水中无人自横的小舟,水尽处起伏连绵的远山,山顶上悠然飘荡的白云……扑面而来的是宋元山水画的情韵和意境,有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丽。

这的确像一幅山水画,是墨迹未干的山水画,每一个局部都透着新奇和飘逸。我是真的钦佩这度假区创建者的胆

识和审美之功了。

从经济角度讲,近年来青界湖频频出现世界罕见的“生物活化石”桃花水母,每当桃花盛开时节,这些桃花状的原始的精灵,便在湖中曼舞,引得游人蜂拥而至,使这原本偏僻之地热闹起来。当地政府敏锐地看到并抓住了这一商机,紧锣密鼓地招商引资,吸引了睿智的投资者。历时五年,度假区已经初具规模,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——一个被誉为“到山东旅游100个不得不去的地方”,一个让人忘掉俗念的人间仙境。几乎同时,青界湖也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,湖上建有陆地游艇俱乐部,其中游艇、水上飞机已正式运营。野生动物保护观赏区,鸟岛、青界岛、生态湿地,森林水畔度假洋房,全都默默地守护着这天地间的宁静和安详。白鹭、天鹅在飞起落中撩起缤纷的湖光山色,潮润的清风伴着淙淙的水声吹来,让人融化在山水之间了。

五星级养生度假酒店依山面水而建,美式别墅和湖中的马尔代夫水阁,演绎着

染着浓郁的异域风情。还有那省内规模最大的美式汽车营地,让你体验走近自然、挑战极限、释放激情的闲情逸致和无限豪情。

从审美的角度看,创建者是独具匠心和慧眼的。度假区因宋代朱熹咏泗水的诗句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而得名。这里群山环绕,地势起伏,植物茂盛,有湖水、缓坡、浅丘、山峦、密林,是一处幽静秀美的山水田园。站在湖畔眺望,那散发着无限魅力的景观扑面而来。我想,若无楼阁和水上小木屋,那山就显平实有余,峭拔雄浑不足;那泓碧水也不会波动出太多的灵性。可是,把这山做远景,这水做衬托,这楼阁、木屋就是点睛之墨。山,水,楼阁亭榭,柳荫里的山庄,错落的钓台,搭配奇巧,和谐自然。无论晴雨寒暑,总有一种旷远、幽静和闲逸的美感。

我们沿石阶登上楼阁,举目望远,把思绪交给这春光清明的胜地,顿入无忧无虑无尘俗杂念的禅境。这时,你会发现这里的远山静谧如处子,桃花

夭夭似笑靥,柳便做了细腰,柔婉美艳。那湖该是妆台上的镜子了。当此时,邀三五好友,执宋词一卷,在楼台或在水阁里设一便筵,诵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吟风弄晴,浅斟低唱,一时不辨南阳襄阳。惺眼半睁处:柳如帘,山笼烟,水皱如绸纱。堤坝上,山坡上,原野里,花势正盛。红的,黄的,紫的,白的,一蓬蓬,簇簇,如相聚的艳妆少女,在春风里羞怯的私语。清浅的水里桃花水母正尽情地展现远古的舞姿,以轻柔的旋律表现着大自然的造化神奇,抒发着生命短暂和山川永恒的主题。幽古之思让你忘情,而一只蝴蝶挟春风掠过面颊,你便深深陶醉了。

收回放飞的心绪,我们走下楼阁。忽然看到楼旁一蓬新竹,正蓬蓬勃勃地绿着。微风吹来,簌簌有声,像远处传来的时断时续的吟诵声。那个把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”写进历史和民心的郑板桥也来了吗?我想,板桥若真的来了,他在惊异和喜悦中,会写出怎样的诗篇呢?